

# 睹物思人

文 / 陈决 图 / CFP

你走了那么多年，你还在我的身边。

如今闭上双眼，我还能看得见。

你在这世界，每个角落存在。

你穿过风，穿过云，穿过一切，回来。

一首《乌兰巴托的夜》，与刚刚过去的清明节却是出奇的贴合——你走了，但我却始终能寻觅到你的气息，只因你给我留下的珍贵礼物。

遗物，它可能来自亲人、长辈、恋人、伴侣、朋友，抑或是陌生人。它连接阴阳与今昔，它不只是一个物品，更是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，或是让你悔恨心酸，但更多的是让你变得宽容，也让你学会爱与珍惜。

那些珍贵的物品或许还能影响我们的人生。日本有一家专门从事遗物整理的专业公司“Keepers”，经营者吉田太一曾将工作日记整理后出了本书。他写道：“看到故人留下的遗物，我再次认识到生命的重要和亲情的重要，并且不知不觉间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。”

今天照片里的这些物品，无一不被人用心收藏保留。它们的身后都有一段故事，而当这些故事被记起，也就好像它的主人还在身边，还有余热。

睹物思人，清明节，请允许我这样想你。



## 母亲

50多年来，我家的佛像前一直放着一只漆篮。红漆黑底的竹篮上，用金线雕绘出“梅兰菊竹”，花叶细腻，像真的一样。那是外婆留给母亲的嫁妆，也是母亲留给我的唯一念想。由富贵变贫穷，母亲的往事都藏在里面，似乎还能触摸到她的余温。我经常跟儿孙们讲，做人要像母亲一样不卑不亢、实实在在。我叫洪婷婷，今年77岁，原来母亲从未离开我。

## 挚友

你有真名，却给自己起了“沙漠舟”这个名字。你说希望自己是沙漠里的一只舟，带给别人希望。可你的一生命运多舛，年幼残疾、丧母，放过牛、养过鸡、坐过牢，27岁时兄长遭雷击身亡，父病故。你独自怀揣80元闯北京，边卖报纸边在北大听课，四处奔走，在颠沛流离中完成了自传《亲爱的苦难》。清明节，请让我翻阅这本书来再次怀念你。



## 父亲

上世纪80年代，父亲的医术在附近村里有点名气。如今48岁的我，也是一名中医。我叫张金铷，带着父辈留下的扁担上山采药，用着父亲的脉枕为人看病。看着儿子渐渐长大，我也盼着他能像他爷爷那样善良。

## 老师

“地中海”是我上学时对你的称谓，我取笑你，你却温柔地教育我。我从不向老师吐露心声，你却是唯一的例外。你幽默地化解着我青春期的困惑，甚至你送给我的礼物都是那么幽默——一个大花瓶。你去世后，它在我房间里待着，我在里面放着花。它养育着植物，就像你当初培养我一样。



## 恋人

与你第一次见面，你做的是拉花的卡布奇诺，因为一杯咖啡我们走到了一起。你说男人要有事业，于是你出国寻找梦想，但现实残酷，你受不了挫折，选择用跳楼结束生命。如今我每次喝卡布奇诺，就会想起你做咖啡时的笑容，那是属于我俩的美好记忆。



## 奶奶

奶奶是位踩着小脚的闽南妇女，在孩子眼中是威严的大家长，在邻居口中则是善良的活菩萨。50多年前，父亲把一截粗壮的古杉木抱回家，后来，奶奶躺在杉木棺材中被送走了。几十年来，除了她的善心，家中还珍藏着当年给她做棺材剩下的一块杉木。如今杉木被我做成了一把琵琶，命名为“怀慈”，这是我纪念奶奶的方式。我叫吴建川，今年60岁，也希望奶奶的善心能一直在家族中被铭记。